



欧 阳

每年高考之后,关于“状元”,都有很多热门话题。名校争抢高考“状元”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学不惜花巨资招揽“状元”入赘其门面也是常态,先不问这些“名校”是不是对自己的教育水准缺乏信心,有化妆品助力容颜也不全是坏事。值得玩味的是,有很多人相信“状元”的经验是登堂入室的捷径。

也许吧。

“状元”学习方法、心得体会之类的先进经验,趋之若鹜的后来者不在少数,因之催生的商业行为,近年来也有繁荣之势。细说“状元”神迹的书藉、媒体的鼓噪不说,现在分享“状元”心得的宴会也成了热闹场所。据说一些地方“状元”出台布道一次可得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进项。

关于“状元”的偶然性,以及是不是人才,论起来没什么话好说,家长、学子成龙变凤的期许,在一个身份等级差异显著的环境里也可以被理解。然而冷静地想想,“状元”经验可以复制么?模仿真是通向成功的捷径吗?客观说,孤陋寡闻的我还不知道哪位“状元”是步前“状元”后尘而新获桂冠的。

就个体的人而言,秉性、心理,还有父母、学校以及嘈杂的社会环境,几乎都是完全不同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缘由,学习实质上是个性化的东西,即便学校沦为考试工厂,要让满脑子胡思乱想的个体在流水线上成型,我看可能性就非常渺茫。人类有教育历史以来数千年了,关于教育方式的争论一直没断过,内里的原因就是没有定型的范式,对某个人成功的手段,放在其他人身上很可能是对牛弹琴。

当然,“状元”经验并非不可取,比如近媒体对“状元”小环境的统计,用时下流行的大数据说法,还是有一些共同的方面,比如父母的干涉,包容的交流心态,或者是独立解决问题的习惯,好奇心,等等。即使如此,这之中内涵的

“状元”经验：通向歧途的捷径

具体样式也是千差万别的,况且在这些“共性”方面,并没有多少“状元”个体的经验心得。

因材施教说来说从孔子收徒那时候就流行了,我以为说的不只是教师,学子受教也当如此。很奇怪,圣人之语不能够阻止望子成龙的渴望,大多数时候人们不甘心做个身怀绝技的匠人,既不想也不愿意去改变地位尊卑的观念,一门心思醉心于跻身朱门的荣光。

可能正是这样的社会心理暗示,想往人杰身份的欲望塑型了常人的异化,人们进而像始皇帝意欲万岁一样,胡乱探索麻痺和不牌的原因。

实际上经验这个东西不只是在个人身上,在社团研究中也坑害过不少学院和雄才大略之人,比如企业的文化。理论上而言,社团容纳了更多的人,无序之中汇聚了更多有序的因素,不同群体之间可以找到更多的共性。于是在上世纪日本企业管理盛名之时,美国人就深入学习来着,结果还没学会,那套东西就不流行了。咱们也曾想过学习大寨、大庆,整一堆大庆、大寨什么的,结果几十年也没整出过第二个。

曾经有过许多的先进经验,再伴之以认真学习云云,结果学好没有却几乎是个谜。

就群体,或者说企业这样的亚文化圈子,因为组成的人各个“心怀鬼胎”,几乎不可能让在A圈子有效的文化原样复制到B圈子。有活力的企业文化本质上讲都是“个性化”的。

诚然,所谓先进经验还是需要学习的。只是那些真正可学的东西,至多是一些原则性的,照葫芦画瓢很难说不是邯郸学步,至少,目前没有过成功的案例。回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实经历,天朝以为的西方先进经验,诸如织布、冶炼之类的咱都学会了,末了和没学会也差不了多少。

反过来看,倒是一些不像“先进”经验的经验,比如包容的环境,或者是面对个体独立思考的尊重,这些成就“状元”的土壤改良才是正途。否则,绳子吊脑袋,钢针扎屁股,以为某种有形的方略,可以达成梦想,按部就班地寻迹“状元”路径,多半是昂首阔步在通向歧途的捷径上了。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南方企业

举办书画展纪念抗战胜利

本报讯（记者钱培坚）近日,由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南方企业及上海中华书协联合主办的《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明——胜利杯”书画篆刻展在上海开幕。在参展的作品中,篆、隶、行、楷应有尽有,各类作品丰富多彩,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可以说,此次展会上,既是行业职工文化的展示,更是行业企业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

山东举办“中国梦·劳动美·爱国情”职工书画展

本报讯(记者丛民 通讯员孙晓冬)8月2日,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文化厅、省文联联合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梦·劳动美·爱国情”山东省职工书画展在山东省文化馆开展。

展出的200余件书画作品是在申报参展的600多件美术书法作品遴选出,并得到了评审专家的肯定。经过专家认真评审,共评出美术书法作品获奖作品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30名,优秀奖136名。

诗人们说: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可以通过货币购买,唯有诗,依然是与诸神对话的神圣事业。读者们问:诗歌是为了让人欣赏的,你写的,我看不懂,有何用?

严肃点！我们讨论的是诗歌现状 活泼些！我们是在为人民写诗

编者按：
近日,在一场“中国好诗·第一季”朗诵会现场,人民需要什么诗的问题之后被提了出来并引发争鸣。现场有一个老年听众气愤地提问,究竟这“中国好诗”是谁封的?一方面与诗有关的新闻时不时在大众眼前活跃,一方面诗歌边缘化的争吵又不绝于耳边。我们不禁想问,什么样的诗歌才可以为人民所喜欢?

诗歌不应该是自娱自乐甚或颓废情绪宣泄的产物
乔延凤
(当代诗人、学者,安徽大学教授,国家一级作家)

我觉得,我们当前的时代,当前的社会,人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诗歌。诗歌是人民的心声,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和引领,它和人民的、生活的、命运息息相关。可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诗歌现在逐渐边缘化了,离人民大众越来越远了。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一些人将诗歌引向了狭小的个人圈子,甚至公开宣扬“小众化”,自娱自乐,更不应该是,使诗成为一种不良情绪甚至颓废情绪的宣泄;另外,形式上因为“西化”,脱离了艺术欣赏的民族习惯;还有艺术批评的缺位。这些,造成了非诗、庸诗的泛滥,败坏了读者的胃口。这是诗歌边缘化的主因。

新诗中,确实出现过许多和人民大众血肉相连的作品,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臧克家的《老马》、贺敬之的《白毛女》《回延安》等等,至今震撼人心。艾青的诗歌,具有世界影响,他反对形式主义,他是真正懂内容和形式关系的,内容和形式二者不可分,是一体的。文艺存在的理由,就是这种不可分割性。

概言之,人民需要好诗、真诗,引领人民向上的诗。

具体说来,这样的诗歌,应该是和人民血脉相连的,内容和形式融为一体,才能体现出诗的美。

无奈中生出的美丽翅膀

黄豆米

前几天侄儿张子昱接到第一志愿填报的某飞行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他身边的亲人们仍在梦中,尽管十多天前已从互联网公布的提前批次录取名单中得到这个喜讯,但谁都回不过神来。回首子昱做起飞行梦,完全是他操心向上的父母的无奈之举。

子昱上初中后身体猛发育,几天蹿高一头,性格随之变得马驹样不服管教。眼睁睁看着社会污浊空气把孩子一点点包围,他的父母使尽浑身招数砌防护墙,均告失败。一筹莫展之际,做父亲的想到了航模爱好,尝试着用这种方式来释放小子过旺的精力。从此,夫妻俩找到一根救命草似的,假日寸步不离地陪儿子去航模学校,不惜金钱让孩子去参加全国性航模活动,把孩子武装得有模有样。

我们这座城市没有专门供航模爱好者飞模型的地方。子昱飞模型最阔绰的地点,是距城几十公里外一片待建楼盘的空地,比足球场大,尽管荒草没小腿,草丛中四处水洼,雨天白昼都蛙声一片,仍有人来飞模型放风筝。我印象中子昱在这片荒草地上,飞机连连失事败得最惨,也飞得最漂亮。子昱几次把飞机飞上农舍房顶和树上,上房头的还可以请主人帮忙拿下来,上树的父子俩也可以爬树上去取,有次

徐 芳

墓地。一家三口。男大人和女大人携一女小人(孩子),男大人和女大人右臂皆佩黑纱,别针上插一朵小白花。女小人细小的胳膊上,也松松地环着一圈黑布,别针上插一朵小黄花——据说这是与逝者隔两代人的一种标志。

爸妈双膝跪着,女孩儿几乎趴在地上,“小孩子没膝盖”——这话谁说的,似乎是奶奶吗?可她一点都不觉得害怕。父母在她的两旁,并不说话。她左看看右看看,按捺不住向着一束鲜花,或是向着火盆里燃烧的低钱纸提问:“奶奶,你为什么得要死啊?”

爸妈仰起一直低垂的脑袋,视线不纠缠在墓碑的字上,他看天,久久。

妈妈唉了一声,从口袋里摸出一把什锦糖,放到墓碑前。搂孩子到自己怀里,撕心裂

不同的人民需要不同的诗

安琪
(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网总编室主任)

7月26日,“中国好诗·第一季”的首发式上,每位入选者朗诵自己的诗歌,朗诵的诗作均有大屏幕展示,因此读者可以很轻易地看到诗作内容。去年,一套名为“标准诗丛”的诗集朗诵会也在此举行首发式。

两次朗诵会我遇到的诗人并不多,但整个活动大厅座无虚席,放眼一望,无论衣着打扮还是神态举止,都可看出这是一批经常来此享受免费精神午餐的市民朋友。人民需要什么诗的问题在两场朗诵会之后被提了出来并引发争鸣。

先说“标准诗丛”这一场,当欧阳江河朗诵完《致鲁米》后,听众席上便站起一个中年男人用很高的嗓门说听不懂,并请问此诗何意。欧阳江河现场做了解答后说了一句,为什么我们读到古代经典如屈原的《离骚》,我们读不懂时都是反思自己水平太低,而不会对《离骚》提出质疑,但对当代诗却是,谁都认为自己有话语权三道四。欧阳江河此言一出,那个中年男人拉高嗓门说,你的意思是我没有水平?

同为诗人,我自然倾向于欧阳江河,古代的文本因为时间不断累积的附加值,早已成为公认的经典,在这样的经典面前,不懂的人只能张口,哪敢像面对当代诗一样不以不懂为耻,反以不懂为荣指责作者。我的这番心理活动只是在心里过电影一样重复播放,在那样一个场合是决计不敢说出来的。但不能否认,我也是老百姓中的一员。

我的看法是,不同的人民需要不同的诗,譬如有一位听众就这么说,你们今天朗读的这些诗我一听就觉得我也可以成为诗人,你们的诗我也写得啊,但是,臧克家有(的人)那种诗我就写不出。相信在座的诗人们一定偷偷在心里想,老哥,“中国好诗”这些诗人的诗真不是那么好写的,至少在难度系数上怎么着也比臧克家老师的《有的人》高些。所以还是那句话,不同的人民需要不同的诗,没法统一答案。

他所在中学的高三年级学生全部请去参观,其中有个内容是让同学们到大屏幕前模拟驾驶飞机。子昱回家来讲,他第一个举手要求上台模拟驾驶,末了,他与随后上台做模拟驾驶的两名同学分别获得一顶绣着“飞虎”的帽子。因他们是他们班唯一得到“飞虎”帽的,同学起哄叫他“张机长”。我知道这家航空公司所在机场在二战时曾被享誉世界的美国“飞虎队”基地,故而奖励孩子们这样的帽子。子昱把“飞虎”帽拿回家后,放在他堆积如山的教科书和课外读物上,如孩童把心爱玩具搁枕头边昼夜不离似的令人发笑。高三学生面临高考,每日需要海量阅读,子昱把帽子放在书山上,每天得在帽子下面抽取或放进当天上课和做作业所用的书籍,绊手绊脚。我问他,帽子放了那么长时间不拿下来,没看够?他没直接回答,只说我以后要开飞机。明白了,这小子对着书山上的帽子一天天做梦呢。我笑道,你爸妈两边家族的上八辈子人都与这不沾边,别做梦了。

哪料子昱这一梦挡都挡不住。高三上学期期末,他们学校贴出“招飞”海报,他去报名。我们以为像他这样生长在都市衣食无忧的独生子,与开飞机这事不搭界,让他报了,不过借此机会开阔眼见,促使其思考自己将来道路而已。始料不及的是,整座城市中学的报名者第一次参加“招飞”面试,当场刷掉了百分之八九十,子昱用刀片割草一片片割没了来容所过的第一道关。再次是下雪天里过体格体检和心理素质关,当场刷刷小半数人,他用光身子在冰窟窿里极限挑战来形容第二道关。第三关是政审。最后一关高考。他就这样从3000多报名者中一关关地筛选下来,成了被录取的70余人中的一个。他无意中做起的飞行梦,应接不暇地变成了现实。无奈中生出的一双稚嫩翅膀,开始飞。

小 丽

会儿,他的回答明显有点迟疑,那么问题还是来了!

“要是爷爷不喜欢奶奶呢?会吵架吗?”爸爸低声哄着:“不会的,不会的……”可能因为某种孩子才具备的奇特视听,使她莫名嚷着:“是真的,是真的!”甩手蹬腿的样子,活脱一个小儿耍赖。

一切似乎都是自生自灭,无始无终的,包括孩子的哭闹。

以至于爸爸可能觉得自己宁愿逃走,也不要做这个难做的父亲了(女孩想:这个念头他一定有过的吧?)他拍了她两下,其实,也只

你可以分行码字,但不能随便一分行就叫诗

七月
(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诗人这个称谓是值得敬畏的。我是不赞成写几首诗或者说写了几句分行的文字,就开始自诩是诗人,甚至以著名诗人身份招摇坊间。我对老一辈作家、诗人都很敬重。“五四”以来,白话文挣脱了文言文的铁链,他们是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奠基人。

现在有两个极端,一边是诗歌活动此起彼伏,一边是诗集卖不出去。现在出诗集,一般都是自费出版,朋友之间免费赠送。我一直坚持不赠不送,还诗歌的尊严。

诗当然谁都可以写,天赋写作权嘛。但有个标准问题。不是会码字的,码了字,就告诉别人,这是小说,是散文,是诗歌。你可以分行码字,但不能随便一分行就叫诗。写文章,是给读者看的。你也可以写得让别人看不懂,那我建议:不如不写!

诺奖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他的诗不仅短,写的速度还极慢。基本上是四到五年才出一本诗集,每本诗集也就20来首诗,一年也未必写上10首。诗不要比量,要比质。

现当代诗人,被读者认可的就那么几个,作品也有限。我们是诗歌大国,有庞大的受众群体,根基很深不可撼动,需要做的是冷静地去反思:为什么写诗?

我觉得当下诗歌正面临着高度繁荣的契机,这个契机是互联网给的。关键是写出拨动读者心弦的诗。



与其羡慕别人风光,不如自己闯出一片辉煌。

检验好诗的唯一标准,就是读者

张金春
(军旅作家、诗人)

笔者所在的某诗歌微信群经常为诗歌的政治性吵得不可开交,有的认为诗歌就应该为时代而歌、弘扬主旋律,有的认为诗歌就是纯粹的艺术、不可无病呻吟。

我在参与诗歌群的建立和维护中,发现有些人专门喜欢发布一些负面的信息,如某某诗协领导作风不正派,某某诗歌活动背后有阴谋……我觉得这种小道消息大多无从考证,不可随意转发,容易混淆视听,除了那些喜欢猎奇和窥探的人外,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喜欢正能量的诗歌和资讯,因为正能量可以使人拥有一个积极心态。

一首好的诗歌就是一把冲锋号,就是一本宣言书。战争年代著名诗人田间以平朴的描述和激昂的呼唤形成了明快质朴的风格,其诗作《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给战斗者》传遍全国,表达了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是当时公认的优秀政治抒情诗,田间也被闻一多称为“擂鼓诗人”“时代的鼓手”。

今年4月26日著名诗人汪国真逝去,再次引起民众对他诗歌的回顾和思考。他的诗通俗易懂,在主题上积极向上、昂扬而又超脱,让许多人读懂了人生。

检验好诗的唯一标准,就是读者。

是为了让她快点安静下来。

一年后,小丽的父亲终于走了。他和小丽妈吵架,说的也是喜欢不喜欢的话,可究竟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小丽没搞懂,小丽说竟连她妈也没怎么搞懂。

后来,母女俩因此常常互猜心事,妈妈会特别温柔,特别强调的,一遍遍重复车轱辘话:“小丽,你爸爸不喜欢的是我,这跟你无关!”于是,小丽就特别安静地轻轻说:“嗯,我知道的。”然后可能把头低下去,低下去,直到埋到了手臂里,她安安静静地哭,心想:爸才不喜欢我呢,别骗我……

十年后。下晚自习,敏和小丽常背着书包一起去吃夜宵。一把大伞下,细铁丝上串着羊里脊、鸡膀、鸡腿等等。烤脆了,香了,撒上胡椒粉之类就可以吃,常有一般大的学生,坐在小凳上等候,所以她们站着。忽然,她把双手插在裤袋里,伸直双腿,舒展自己的身体,说:

“这辈子不会有喜欢的人了!”敏诧异,也由不得怀疑:疯丫头,话说早了吧?莫非已经有了人?结果,小丽吓了一下,扭头啃食,心无旁骛,对手中玉米棒,做出超高忠实度的模样——敏至今还记得。

二十年后,敏成了家。小丽一人一家,自然是敏去她的处所说话。可敏每见小丽独自坐在佛龛前,身披法衣,身旁陈列着佛教典籍、法器和一杯清茶,正前方还有香炉和一束四时鲜花。袅袅檀香和缕缕花香,仿佛要把周围属于存在的气味用力盖住,再沉沉吸收到灵魂深处。

前几日,小丽对另一个小友忽然发话:她想写我,那就写吧!据说表情很严肃,再没有多余的话——所以我写得实在不那么轻松。听说她还是去了什么什么山,什么什么山里的庙了。并没有读到这篇劳什子,也就是说:她‘喜欢或不喜欢’——不说了,就不说了吧?